

# 廣西深山中最後 女兜國

## 母里屯女當家男帶娃 千年沿襲亞母系習俗

汽車行駛在蜿蜒的山路上，經過一層層重疊的山巒，在十幾戶傍山而居的小村落旁停下。母里屯是廣西百色樂業縣馬莊鄉卡倫村13個自然屯中，屈指可數的漢族自然屯之一，在這個只有60多口人的小村屯裡，每戶人家無論家裡家外、大事小事，全是女人說了算，活生生保留着遠古時代的母系氏族的主要特徵。學界把這一現象稱為亞母系民族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廣西百色報道



■在廣西樂業縣母里屯，家裡來客人都是女主人出面招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



■婦女捧着煙筒吞雲吐霧。  
網上圖片



據帶路的村幹部介紹，以前母里屯的交通十分閉塞，村民徒步進縣城需要耗費兩天的時間，即便是使喚馱馬運輸貨物也得在半途的“馬莊村”歇息而後才能繼續前行，完全是一段充滿着困苦而艱辛的旅程，而這也使得母里淳樸的民風民俗得以保存。

僅剩60餘人 罕有漢族屯

母里屯目前僅剩60多人，是為數極少的漢族自然屯。走進村屯內，如今已經通路的母里屯和其他村屯一樣，一幢幢拔地而起、充滿現代化氣息的小洋樓訴說着母里人日漸富足的生活。村前幾十畝平坦的田地裡種着稻穀、蔬菜，幾位老婦人聚坐在門口板凳上，有的捧着竹節煙筒，一邊悠然地吞雲吐霧，一邊和旁人嬉笑聊天，眼前的景象恍如讓人走到了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

在村裡保存最好的一座老舊木板房裡，香港文匯報記者見到了女主人譚海彥和丈夫吳秀文。簡陋的房子一層是家禽、家畜的住所，二層則是一眼望盡的臥室、客廳和廚房。看到客人來，吳秀文熟練地擺好桌子、椅子，倒好茶水後便轉身

到一旁的廚房內忙碌起來，譚海彥則熱絡地招呼起記者一行人。

女人迎賓客 男人靠邊坐

說起母里“女人當家”的習俗，譚海彥一點也不含糊，“這是老規矩，現在大家也說不清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了，但是多少年來我們這裡都是女人管錢管糧，大事小事都由女人作主張，就連鄰里因小事發生摩擦、鬧糾紛，也是女人出面評判對錯。”

經過一番忙碌後，吳秀文麻利地在廳裡擺好兩張四方小木桌子，將煮好的菜分成兩份分別擺在兩張桌子上，而此時譚海彥也欠身站起來招呼客人共進午餐。她解釋說，按照母里的習俗，女主人和客人坐主桌，家裡的男人則坐邊桌。“以前客人來了，女主人上桌陪客人，唱歌喝酒；家裡的男人則要在廚房做飯、收拾、帶小孩，一直忙到宴席結束。不過現在沒有那麼嚴格了，男人們就坐在旁邊一起吃。”

在母里，犁田耕地，趕馬馱貨，由女人承擔；收錢記賬，理財持家，由女人負責，所以這裡的女人都天生自帶一種豪爽潑辣的氣質。

席間幾杯酒下肚，兩頰泛紅的譚海彥說：“我們屯裡的男人都被女人慣壞了，不願意動腦子，只知道出力做工。我們家老吳以前出去做工，也得我出面去找老闆算賬結賬人家才給錢哩！”在母里，男人外出打工賺錢所有收入都要悉數交給女人管理，不留分毫，如誰家男人想隱瞞收入，或沾上好吃懶做的習氣，全屯女人都會集中到家裡評理，限期改正。

男言聽計從 女豪爽潑辣

或許由於母里的女人行事多潑辣，造就了這裡的男人溫良忍讓的性格。在這裡，人們以“女人當家作主”為榮，男人承擔了家裡絕大多數的家務活，家裡事無鉅細都由女人說了算，“連有兄弟邀約去吃飯喝酒也必須經過老婆同意，如果不同意我們就一定不會去。”吃完飯收拾好碗筷後，吳秀文才有時間與記者聊一聊。他說也正是因为這樣，村裡的單身男子都是附近十里八鄉的“搶手貨”，“村裡有不少夫妻都是丈夫比妻子大15歲、20歲，即使年齡差距大，仍然有很多女的願意嫁給我們母里的男人。”

■前往母里屯沿路層層重疊的山巒。  
網上圖片

## 外來媳隨俗 家婆傳秘訣



■母里屯的男人都勤勞肯幹，吳秀文86歲高齡的父親至今仍然堅持自己做簡單的勞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

吳秀文年輕時曾外出讀書，並且還是小學校長，在外工作的他經人介紹結識了現在的妻子譚海彥。原來從桂林嫁到樂業縣母里屯的譚海彥是個不折不扣的“外來媳婦”，只是如今的她早已融入當地生活，變成了地地道道的“母里女人”。談及自己初到母里時的感受，譚海彥說她早已有些記憶模糊，只記得自己對這裡的風俗感到十分新鮮，在婆婆的教導下也很快學會了如何管理家裡的事務。

在母里，婆婆都會手把手地傳授“管家秘訣”給外來的媳婦，細緻到每年要種多少畝玉米、稻穀，養多少頭豬等這些家裡每年的發展計劃該如何制定，婆婆都要一一傳授，而後婆婆便不會再插手兒子媳婦這個新家庭的事務，新家庭全由媳婦說了算。“所以我們這裡幾乎不存在什麼婆媳問題。”譚海彥笑着補充道。

除了“外來媳婦”，由於母里屯的母親對自己的女兒從小就會有意識地教持家理財本領，所以這裡出嫁的女子也能堅持延續“女人當家”的獨特習俗。吳秀文表示，他的妹妹吳彩蘭嫁到隔壁村寨後，家裡也是她說了算，“家裡面連賣一斤紙都要經過她同意哩！”

在母里屯記者還遇到了和吳彩蘭一樣已經嫁出去的阿潔，而不同的是阿潔在外闖蕩十餘年後，又回到了母里。“我到廣東、福建都打過工，結婚後還在柳州生活過一段時間，但是我最想念的還是母里。這裡雖然是女的說了算，但是並不是女尊男卑的，丈夫出於尊重，心甘情願地對妻子俯首貼耳，所以這裡夫妻和睦離婚率很低，去過這麼多地方我還是最喜歡家鄉這裡和睦的氛圍。”

## 舊俗漸式微 專家籲保護

隨着城鎮化進程加速及外來文化的影響，母里文化面臨着瀕危、變異等諸多問題。

年輕人進城 觀念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母里採訪期間注意到，村屯裡絕大多數年輕人都外出打工，學齡兒童也在縣城學習、生活，村裡多是留守的老人。吳秀文的兒子是留在村裡為數不多的年輕人，由於妻子和兒子在縣城，所以他便在母里從事養殖業。他坦言如今由於青年人外出打工受到外面新觀念的影響，近年來村裡“女性當家”的傳統民俗風氣也日漸寡淡。

據了解，不同於台灣阿美族的“男不娶女不嫁”，也不同於雲南摩梭人走婚制，母里的母系文化不排斥男子在家庭中的話語權，婚嫁習俗也是男娶女嫁，這就是獨特的母里亞母系文化，學界把這一現象稱為亞母系民族文化。這一獨特文化也引起不少關注，2003年開始，先後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學、廣西民族研究所

等單位專家學者進屯考察，證實在中國漢族地區尚屬首次發現，具有重要科考和旅遊開發價值。

倡建保護區 塑文化品牌

然而近年來隨着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母里文化的生長土壤愈加貧瘠，廣西百色學院民俗文化專家梁維學等撰文呼籲當地重視並保護母里獨特的亞母系民族文化。“母里的年輕人對傳統習俗文化日益淡忘，再加上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當地獨具特色的竹木結構干欄式吊腳樓建築瀕臨絕跡，使得當地沿襲千年的傳統文化面臨斷層的險境。”

為此，梁維學建議，要把母里文化保護與旅遊文化產業、新農村建設有機結合；建立民俗文化生態保護區，整合母里服飾、樂器、高山漢山歌、傳統習俗等富有特色的文化資源，打造母里文化品牌。“母里文化作為不可再生資源，一旦遭受破壞、毀滅，其價值損失無法估量。所以我們應該與時間賽跑，加快對母里文化的保護與傳承。”



■吳秀文家的老房子成了村裡最後幾座竹木結構干欄式吊腳樓建築。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